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月聽鶉絃

話說癡珠和秋痕由秋華堂大門，沿著汾堤，一路踏月，步到水閣。此時雲淡波平，一輪正午，兩人倚欄遠眺，慢慢談心。秋痕道：「掬水月在手，這五個字就是此間實景，覺得前夜烘騰騰的熱鬧，轉不如這會有趣。」癡珠道：「我所以和你對勁兒，就在這點子上。譬如他們處著這冷淡光景，便有無限惆悵。我和你轉是熱鬧場中百端根觸，到枯寂時候自適其適，心境豁然。好像這月一般，在燈市上全是煙塵之氣，在這裏纔見得他晶瑩寶相。」秋痕道：「你真說得出。就如冬間，我是在家裏挨打挨罵，對著北窗外的梅花，淒涼的景況盡也難受，然我心上卻乾乾淨淨，沒有一點兒煩惱。盡天弄那一張琴、幾枝筆，卻也安樂得很。我平素愛哭，這一個月，就眼淚也稀少了。如今倒不好，在你跟前，自然說也有，笑也有；此外見了人到的地方，都覺得心上七上八下的跳動起來，不知不覺生出多少傷感。這不是枯寂倒好，熱鬧倒不好麼？」

癡珠道：「熱鬧原也有熱鬧的好處，祇我和你現在不是個熱鬧中人，所以到得熱鬧場中，便不覺好。去年仲秋那一晚，彤雲閣裏實在繁華，實在高興。後來大家散了，你不和我就同倚在這欄杆上麼？」秋痕道：「那晚我吹了笛，你還題兩首詩在我的手帕上。忽忽之間，便是隔年，光陰實在飛快。」

癡珠歎道：「如今他們都有結局，祇我和你，還是個水中月哩！」秋痕慘然道：「這是我命不好，逢著這難說話的人！其實我兩人的心不變，天地也奈我何！」癡珠道：「咳！你我的心不變，這是個理。時勢變遷，就是天地也做不得主，何況你我！」秋痕勉強笑道：「好好賞月，莫觸起煩惱。」口裏雖這般說，眼波卻溶溶的落下淚來。癡珠就也對著水月，說起別話。

無奈兩人心中，總覺得淒惻，就自轉來。禿頭道：「夜深了，打汾神廟走近些。」秋痕也覺得蒼苔露冷，翠鬢風寒，便說道：「廟門怕落了鎖。」禿頭道：「我已經叫穆升告訴他們等著。」癡珠道：「甚好。」

一會，到了廟前。見大門已閉，留下側門。看門的伺候四人進去，便落下鎖，自去睡了。

癡珠、秋痕剛從大殿西廊轉身，祇見心印站在西院門口。讓秋痕進去了，攜著癡珠的手，笑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帶領婦女潛入寺院，是何道理？」癡珠道：「我不把汾神廟做個敕賜雙飛寺，就算是循規蹈矩的檀越。」心印道：「好個檀越！差不多半個月，一步也沒到我方丈。」癡珠道：「你怎的不來訪我？」心印道：「你有了家眷，我怎便出入？」癡珠道：「這會還算不得家眷，就使有了家眷，難道方外老友，便和我絕交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拉著心印，進來客廳坐下。

心印道：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淡則跡疏而可久，濃則情縱而難長。你不看這碧桃花，開到如此繁艷，還得幾天排在這裏呢？人生該聚多少時，該見多少面，都有夙緣，都有定數。到得緣盡數盡，不特難聚，而且見面也不得一見面。何如少聚幾回，少見幾回；留些未了之緣，剩些不完之數。到得散了，還可復聚，不好麼？且如夫婦，原是常聚常見的，然就中也有一定的緣，一定的數。往往見少年失偶的，多是琴瑟之愛篤於常人。大抵濃者必逾節而生災，淡者能寡欲而養福。夫婦朋友，原是一例。你不來尋我，我就懶於訪你了。」

癡珠明知心印此層議論，是大聲棒喝的意思，正與水閣上心事針對。心上十分感激，卻難一時就自折服，轉說道：「我不信，不見了你十來天，竟有這番腐論！你說少年失偶，多是琴瑟之愛篤於常人。難道那譜老百年的，都不忍愛麼？」心印道：「本深則所載者重，土厚則所植者蕃。這也看各人的緣有深有淺，各人的數有長有短，我就不能預料了。」癡珠道：「這論卻通，我不能不割忍愛了。」心印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又懂得了！我說的正要你保全所愛，難道教你割斷情緣，跟我去做和尚麼？」說得癡珠也笑了。

心印接著道：「大抵我輩不患無情，祇患用情有過當處。你聰明人，原不待我一番饒舌。然當局者暗，旁觀者明。」

正待說下，祇見裏間簾子一掀，秋痕突然走出，向心印就拜。慌得心印退避不迭，口裏說道：「怎的，怎的？癡珠，你替我扶起姑娘來！」癡珠也不知所謂。秋痕卻恭恭敬敬，磕了三個頭起來，玉容慘淡，滿面淚痕。讓心印歸坐，就傍著癡珠炕邊也自坐下，含淚說道：「大和尚這樣說法，就是頑石也會點頭。何況我還是個人？我原把這個身許給癡珠，你這樣棒喝，我不知感激，我就對不住他。」

說著，便弔下淚來。心印歎一口氣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姑娘你不要怕，我說的是講個理。你這樣心田，佛天必然保佑你兩人，早諧夙願。」癡珠接著說道：「良友厚意，我自當銘諸座右。祇是做個人，上不能報效君親，下不能蔭庇妻子，有靦面目，不死何為！」

心印笑道：「據你這般說，那自古晚遇的人，都是靦然人面。怎麼復唐室竟有個白頭宰相，平蔡州卻是個龍鍾秀才呢！」癡珠道：「大器晚成，這也罷了。我想揚雄倘是早死。何至做個莽大夫！王勃若不夭年，安知非個控鶴使？」

就向秋痕說道：「便是他們，也祇好死在三十左右。你想，西子不逐鴟夷，後來也做了姑蘇老物。太真不縊死馬嵬，轉眼也做了談天賣的白髮宮人。就如娼家老鴿，渠當初也曾名重一時，街上老婆，在少年豈不艷如桃李？」

心印不待說完，哈哈大笑，起身說道：「夜深了，我卻不能陪你高談了。」秋痕站向前道：「我遲日要向觀音菩薩前，許下一個長齋願心，不知大和尚肯接引否？」心印笑道：「姑娘拜佛，貧僧定當伺候拈香，這會告退罷。」癡珠祇得叫林喜、李福，拿著手照，送入方丈。這夜癡珠、秋痕添了無限心緒。明曉往後必有變局，祇不知是怎樣變法。

如今且說采秋回家，他爹媽好不喜歡。采秋雖掛念荷生，然一家團聚，做女兒的過年日子，只這一次。因此打起精神，博著父母的歡笑。出了正月，就有杜家親戚排年酒。替采秋接風的、送行的，都說是燈節後就要出嫁韓帥爺了。

不想他媽卻變了卦。原來十二月時候，賈氏怕荷生不放采秋回家，權將紫滄的話答應。如今和藕齋商量翻悔。藕齋是個男人，如何肯依？兩口便拌起嘴來。

先前還瞞著采秋說說，以後荷生兌項都齊。這一夜，賈氏竟和藕齋嘶嘶打。驚得采秋不知是為何故，出來勸分了手。聽著兩人嚷的話，纔知道他媽變了心。

當下祇得勸藕齋到紫滄家過夜，這邊勸賈氏去睡。賈氏道：「夢仙，我明白對你說，你爹給你走，我是萬分不依的！你要嫁人，許你嫁在本地。要是嫁給了韓荷生，我是這一條老命和他們去拚！」采秋無可致詞，祇得噙著眼淚待他媽說完，和他嫂嫂姊妹伺候他睡下。出來，無情無緒的，別了大家，自歸屋裏，想前想後，整整哭了一夜。

次日，藕齋領著紫滄回來，取出荷生初二日回書並詩一首。采秋將信瞧過，遞給紫滄道：「你也看得。」便將詩唸道：

「吳箋兩幅遠緘愁，別有心情紙外留。

分手匝旬疑隔世，傾心一語抵封侯。

雙行密寫真珠字，好夢常依翡翠樓。

為報春風開鏡檻，四圍花影是簾鉤。」采秋唸完詩，紫滄也瞧完信，兩人互換。采秋將信再看一過，放下說道：「如今這事鬧翻了，須勞你走一遭，教荷生自己來吧。」紫滄道：「且看你爹，轉灣得下來不能，再作商量。」

看官，你道藕齋怎講的？他說：「這事現在人人知道，況且欽差大人喜歡荷生得很，買了柳巷屋子給他成親，翻悔起來，我們理短。」藕齋這話，自是善於看風勢。無奈娘兒們見事不明，又為藕齋和他裝腔做勢，說「兒女親事，是我男人做主的」。因此拿定主意，不准采秋嫁姓韓的，那一張嘴就像畫眉，啾噪得人發煩。

紫滄也向賈氏說道：「你的議論固是，但有數節不大妥當。起先你不答應我，我這會可以不管。藕齋口口聲聲答應，祇要二千

兩身價，問了你，你也這般說。如今人家通依了，銀子也兌齊了，你卻不情願，教我怎樣對著韓師爺？教藕齋更怎樣對得我？此一節，你想妥當不妥當呢？再則，采秋年來心事，你也看得出，是要擇人而事。好好一個韓師爺，明年就是殿撰，人家巴結不上。你許了，卻賴起來，無論事不可測，就使平安撒開手，也還可惜。而且千金買妾，是個常事，到得二千金的身價，就也肯加倍破鈔了，你以後何處再尋這機會？」賈氏道：「去年答應，是那老東西逼著我，他會答應你，你和他去講。我心愛的兒女，祇有這個女兒，犯不著嫁那姓韓的去做妾。他會做官，他家裏還有人，封誥也輪不到我女兒身上，與我更沒相干。別人稀罕他二千兩身價，我姓杜的卻看似泥沙。這會要了他的銀子，以後他做了官，今日去東，明日去西，千山萬水，我從何處找我女兒見一面？」說著便哭起來。

紫滄見話不投機，祇得委婉說說，走了。采秋從這日起，翠眉懶畫，鴉鬢慵梳，真個一日之中，迴腸百轉。

光陰荏苒，已是燈節了。雁門燈市，比太原尤為熱鬧。紫滄和一個楊孝廉，逛了一回燈。趁著月色，步上碧霞宮的呂仙閣來，倚欄凝眺。

忽聽得隔牆叮當彈起琵琶，先是一聲兩聲，繼而嘈嘈雜雜，終而如泣如訴，十分幽咽。正將手按著工尺，畫出字來，聲卻停了。楊孝廉道：「我聽出三字來，是『空中絮』。」紫滄道：「你曉得這隔牆是誰呢？」

楊孝廉正要答應，那琵琶又響起來。祇聽得嬌聲騫舉，唱道：

「門外天涯，」祇第四字聲卻咽住。停一停，琵琶再響，又唱道：

「知今夜汝眠何處？滿眼是荒山古道，亂煙殘樹。離群征馬嘶風立，沖寒孤雁排雲度。」楊孝廉道：「好聽得很，真個是大珠小珠落玉盤。」紫滄不語。接下唱是：

「歎紅妝底事也飄零，空中絮！」

唱停了，琵琶聲劃然一聲也停了。楊孝廉道：「這不是『空中絮』三字麼？真個四弦一聲如裂帛，淒切動人。」紫滄道：「這支詞，我是見過，不想他竟譜上琵琶了。」楊孝廉道：「調是《滿江紅》，我卻不曉得此詞。」紫滄道：「你聽！」祇聽得琵琶重理，又唱道：

「沙侵鬢，深深護；冰生面，微微露。況蒼茫飛雪，單車難駐。昨宵偎倚嫌更短。」到這一句，唱的聲便咽起來，琵琶的手法也亂起來，以下便聽不出，就都停了。

紫滄十分難受，楊孝廉道：「怎的不唱了？」紫滄慘然道：「以下的詞還有四句，是：『今朝相憶愁天暮。願春來及早，報花開，歡如故。』」楊孝廉道：「你怎的見過這支詞？」紫滄道：「你道唱的是誰？」楊孝廉道：「我都不曉得。」

紫滄道：「這隔牆就是杜家，唱的就是采秋。這詞是他來時，韓荷生做的送他。他裱起來掛在屋裏，我因此見過。如今卻譜上琵琶了。」楊孝廉道：「怪道彈得如此好！他好久不替人彈唱了，我今日出來就值！祇他不是要嫁給韓家麼？」紫滄道：「韓家的銀，早就兌在我舖裏。不想他媽可惡得很，臨時又翻悔起來。」楊孝廉道：「他爹呢？」紫滄道：「他爹倒好說，就是這兩個老東西不和，鬧起風波。如今是一個依，一個不依。」楊孝廉道：「我聽說身價是二千兩，這就算頂好的機遇了。他媽還刁難甚麼？」於是兩人說說，下得閣來，各自步月分路而去。正是：

三五月團圓，六街春如許。

獨有傷心人，自作琵琶語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